



黄稚云
Huang Zhiyun

- 美国联邦政府甜蜜之家指导员
- MD/VA/DC 持证调解员
- VA 最高法院 共同抚养 教育者
- Gottman 夫妇治疗师 二级
- 中国婚姻家庭咨询师
- 2017 杰出华人优秀教师

提供中英文服务

免费热线:

(240)716-1000

家事法调解

6周快速无争议离婚

最保密 最省钱
最省时

双赢调解事务所 华府唯一

symediation.com

最有尊严的争议解决

联合退休法官律师调解员 一站式解决

- ✓ 争议调解, 善办难案
- ✓ 达成分居协议, 离婚协议, 文件准备
- ✓ 孩子抚养权, 抚养费, 探视权
- ✓ 配偶赡养费, 财产分配
- ✓ 亲密关系重建

4-092

zhiyunmediator@gmail.com

“天才儿童”的科举之路



史。又以六体试之,课最者以为尚书、御史、史书、令史。”这就是一种通过考查书本知识和书写能力,在学童中选拔官吏的考核制度。《文献通考》中有:“汉法孝廉试经者拜为郎,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。”说明汉代在察举选官的基础上,会有针对性地推荐一些少年有才的士子为童子郎。一些早慧的儿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早早步入了仕途,比如《后汉书》记载,十二岁的谢康和赵建,因为“各能通经”而被推荐为童子郎。到了南朝梁时还有“童子奉车郎”,可算是汉代童子郎的沿袭。

唐朝初年,神童举的制度还不够完善。考试的方式、要求和内容并不明确。童子还可通过举荐而被征召,有很大的随意性。如《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》中记载,李景由“在总卯(zng guān,指童年),应神童举。高宗亲自召见,因上便宜十余事,兼诵诗雅,音动左右,听者竦然。”面试的内容不仅有时政,还包括诗歌和音律。这一时期通过神童举的著名人物有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,《文献通考》记载他“显庆六年举神童,授校书郎”。

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逐渐完备,童子科与秀才、明经、进士等科一起列入常科,成为每年都举办的正式科举项目。参加童子科的考生除了应符合普通科举的要求外,年龄要限制在十岁以下。考试的内容包括精通九经之一以及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:“凡童子科,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《孝经》《论语》,卷诵文十,通者予官;通七,予出身。”意思是能背诵出十篇文章的可以授予官职;背诵出七篇的,授予出身,算是通过了考试。到了唐代宗时期,又改成十篇全通的童子也只赐予出身。

参加神童举的毕竟只是十岁以下的孩

子,所以通过考试的神童也只有很少部分会直接授予官职,如前文提到的刘晏。大部分人只是获得一个出身,得到一些财物的赏赐,还要等年长后授予官职,或是再通过参加制科入仕。

有别于唐代,宋代的神童举不再是每年都举行的常科,改为非常选科。《宋史·选举志》记载,“凡童子十五岁以下,能通经作诗赋,州升诸朝,而天子亲试之。其命官、免举无常格。”据此可知,宋初应神童举的年龄要求放宽到了十五岁以下,程序是先由州郡选拔出来,再送到中央后由皇帝亲自考试。考试的内容还是以经书和诗赋为主。这一时期著名的神童有婉约派词人晏殊。他十四岁时通过神童举考试,被授予进士出身,并获赐秘书正字的官职进入仕途,终成一代名臣。

到了宋孝宗淳熙八年,由于参加考试的童子只重视背诵,没有写作能力,朝廷对神童举进行了改革,增加了考试难度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载,能够全部背诵“六经”等经书还能够写文章或创作诗赋的,为上等,可赐予官职;除了背诵外,还能够再精通一本经书的,为中等,将来参加普通的科举可免试两次;只能够背诵的为下等,免试一次。这一规定使得神童举在考试内容、录取要求以及举后的待遇方面有了明确标准,而且难度比唐代明显增大。

即便提高了难度,依然难以阻挡童子们应试的热情。到了南宋时,由于应试人员增加,又对神童举进行了新的调整。年龄的要求改为与唐代一致的十岁以下,还增加了复试环节。如《朝野类要》“神童”条目下有:“十岁以下……若能通五经以上则可以州官荐入于朝廷,而必送中书省覆试,中则可免

解。”复试通过的也只是获得科举免试的资格,不再直接授官。

南宋时期不仅出现过孝童、武举童子等特殊的神童,还出现了女童参加神童举的现象。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:“自置童子科以来,未有女童应试者。淳熙元年夏,女童林幼玉求试,中书省省挑试,所诵经书四十三件,并通诏特封孺人。”九岁的女童林幼玉通过了童子科考试,获得进士出身,成为女神童,并被封为“孺人”。她也是太平天国开设女科之前,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进士。

儿童的记诵能力强而理解能力弱,以考查背诵为主的神童举也符合这一特点。但一味地强调背诵不求理解,也很难选拔出真正的人才。宋高宗就曾感叹:“自朕即位以来,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,未闻有登科显名者。”北宋的蔡伯偁三岁时应童子试,获赐进士出身,授秘书正字,堪称真正的神童了。当时宋真宗还为他赐诗“七闽山水多灵秀,三岁奇童出盛时。”可是到他年近七十的时候,还只是个农少卿,因为俸禄低,又申请提举江州太平观,碌碌无为地度过了一生。

“天子重英豪,文章教尔曹。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。”这首据传流行于宋代的《神童诗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读书的认识。神童举作为普通人入仕的捷径,容易让人产生功利思想。所以考试中常出现请托说情、谎报年龄、冒名顶替等现象,这种追名逐利的心态必定会对童子产生不良影响。由于神童举存在种种弊端,因而曾多次兴废,到了明代彻底废止。据《明书》记载:明朝“不设神童科,间有以神童荐者,召至亲试,或留中讲读,或遣归就举”。(刘疆)

董其昌是画家还是流氓政客?



中国古代画家常以梅、兰、竹、菊,象征品格,以山水清音道出脱俗超逸的遁世理想,书画亦为“心画”。民国初年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评价:“文人画要素,第一人品,第二学问,第三才情,第四思想。具此四者,乃能完善。盖艺术之为物,以人感人,以精神相应者也。”潘天寿也说,“品格高,落墨自超。此乃天授,不可强成。品格不高,落墨无法。人格方正,画品亦高。”

世人常说“文如其人”,“文品即人品”,元好问更有“心画心声总失真,文章宁复见为人”之句,以说明文艺家作品与创作的旨趣差异。著名画家董其昌,便是画品与人品相分裂的典型。

宋末元初赵孟頫是罕有的山水、花鸟、竹石诸体兼擅的文人画家,书法更是让乾隆如痴如醉,却因身为赵宋皇裔入仕元朝被一票否决,背负了几百年骂名。宋代书法大家素有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之说,后世却为其中的“蔡”是蔡襄还是蔡京争论不休。蔡襄是北宋初年人,早于苏轼、黄庭坚,而蔡京是北宋末徽宗朝的高官。依古人注重年齿的习惯,不会把前辈排在后生的后面,所以应该是

蔡京。后来为什么变成蔡襄,原因众所周知。

但是,画品与人品不能划等号的例子,实在大有人在,譬如明末董其昌。他的所作所为,令人们对文人冲和、温润形象的想象,瞬间毁灭。

“今日生前画靠官,他日身后官靠画”,轻巧点出了董其昌凭权力成为画坛巨擘,又借书画交结政治盟友的高超手段。他对于人事极其精明,善于打太极,在仕途生涯中三进三退,腾挪闪跃,既在仕宦阶层中,营造了谦逊超迈的形象,又攀上了世俗权势的巅峰。

董其昌出身于松江望族,但幼时家寒。十七岁时,靠他人资助通过府试成为秀才,直到三十五岁(万历十七年,公元1589年)才考中进士,授庶吉士、翰林院编修,充皇长子(即后来明光宗朱常洛)讲官。但是,一年之后,他就奉旨以编修养病,“家食二十余年”。其时,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“国本之争”,其间,还发生了著名的“妖书案”、“楚太子狱”,朝廷内部为了册立太子一事,党争不休,风云诡谲。

董其昌借口养病,实则拿着俸禄,保留编制,

避开风暴中心。直到光宗继位,董以帝师身份回到朝廷,授太常少卿,掌国子司业,修《神宗实录》。但光宗执政一个月就驾崩了,继任的熹宗天启朝,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把持朝政,天启五年(公元1625年),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,在任一年后,又退隐“家居八载”。

崇祯五年(公元1632年),魏忠贤已死,政局趋向清明,七十七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。次年,温体仁将周延儒排挤出内阁,在魏忠贤余孽的鼓动下,掀起党争,排斥东林。崇祯七年(公元1634年),董其昌又请求退归乡里。

从三十五岁走上仕途,到八十岁告老还乡,为官十八年,归隐二十七年。与家乡松江的先贤陆机崇奉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相比,董其昌把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,用得入神入化。他以科举入仕,进入精英阶层,既结交东林派、公安派,又与反东林党人惺惺相惜,其谥号“文敏”就来自于阮大铖。

《枣林杂俎》曾载“华亭董玄宰宗伯,坐部堂上,朝鲜贡使谓为异人。夏给事子暘,使琉球归,求董书,贻其来使。”这大概就是明史所示的他“名闻外国”,不借助官职权势,恐怕做不到。在归隐乡间的几十年里,他并不失意,反而因为前朝老身份,求鉴定、买书画者纷至沓来,润笔贻礼数目可观,坊间甚至传闻其拥有良田万顷、游船百艘、华屋数百间。

但是,在民间他却声名狼藉,《民抄董宦事实》中,有一段讨伐檄文曰:“其字非颠米(米芾),画非痴黄(黄公望),文章非司马宗门,翰非欧阳班辈,何得饶小人之幸,以滥门名。并数其险如卢杞,富如元载,淫奢如董卓,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,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。嗚呼!无罪而杀士,不应进诸四夷,成首而伏诛,尚须乘其三孽。……”措辞激烈,杀气横溢,最终,导致了一场民众自发的倒董事件。

导火索是万历四十三年(公元1615年)的“争使女”纠纷,松江府学生员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,欲改换门庭,投靠董其昌的家仆陈明。但在陆兆芳探母未回时,陈明就率众打毁陆兆芳的家资,将

女抢去,引起陆董两家矛盾,后经乡绅从中斡旋,陆兆芳忍辱休兵,而告结束。但是“街坊传闻共忿”,或称六十一岁的董其昌相中绿英,欲娶为妾;或称董其昌的二儿子董祖常相见色起淫心,诱淫绿英。此事实际是在明末江南地区常常出现的“奴变”,由奴仆背主投靠别家,引起主家间争斗。

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说书艺人钱二,以《黑白传》影射董陆之争,第一回目即名为“白公子夜打陆家庄,黑秀才大闹龙门里”。陆兆芳肤色黝黑,人呼“陆黑”;董其昌号思白,次子董祖常人呼“小白”,还有董的居所邻近“龙门寺”。

董其昌异常震怒,认为是诸生范昶所写,逼着他去城隍庙自证清白,不料,范昶突然暴毙。范家也是官宦人家,范母曾被朝廷封赠宜人,范妻龚氏还是董祖常的姨母,于是,范家婆媳携三个女仆上门讨说法。但据抄董宦案生员的“辩冤状”的描述,“其昌父子不思自反,辄肆凌虐,毁桥于河,闭门毒打;将州守公之命妻(指范母)推委于沟壑;将给谏公之孙女(指范妻,与董其昌妻为姊妹)裂去其缙裳(丧服);惨辱随从之妇女,更不可言状,大都剥裤捣阴。”令人震惊的“剥裤捣阴”行径,引起人神共愤。

范昶之子范启宋是府学生员,这一事件,引起了松江、华亭、上海、青浦和金山五学生员的义愤,诸生聚在明伦堂声讨,也助推了舆论,导致民众包围了董府。慌乱之中,董家召集打行保护宅邸,但打手们向周围的民众投掷砖瓦、泼洒便溺,更激起怒火。恶少王皮、曹辰趁火打劫,先率众拆毁了陈明的住宅,后又焚毁了董祖常、董祖源的府邸。

事件究竟是“民抄董宦”还是“土抄董宦”?但不论责任主体是谁,这一事件在封建时代都是绝无仅有的,也是后世讨论董氏人品时的最大污点。但翻阅《明史》对这场风波的记载,则是:“为势家所怨,嗾生儒数百人鼓噪,毁其公署”,将之轻描淡写为嫉妒之人为泄私欲而煽动的打砸抢行动,并以:“性和易,通禅理,萧闲吐纳,终日无俗语”描绘这位书画大家。